

獻給 Barry

© 2019 李塔娜

Barry, 你會為獻給你的內容這麼豐富的一期《南方華裔研究》而自豪和欣慰的：這些作者中有些是你親自指導的博士生，大部分是與你多年來一起共事的同事和朋友。我們在此緬懷你對澳洲華人史研究的貢獻，緬懷伴隨你一生的人道主義精神。

2006 年，我接任了隸屬於 ANU 太平洋與亞洲研究學院的南方華裔研究中心（CSCSD）的主任一職。由於我的研究背景是東南亞史，我對澳洲華人史一無所知。但是，我們在 CSCSD 的研究焦點（Focus）又是如下所述：

作為一個以澳大利亞為基地的中心，我們不可避免地對澳大利亞華人社區的研究，特別是他們的歷史在南方華裔的更大敘述背景中所處的位置而感興趣。關於華人歷史的傳統敘事經常強調在不同時間和地點的一貫的獨特的“中國性”。區域和地理研究是將海外華人的研究從民族主義的硬邦邦外套中解放出來的方法之一。

正是在這個當口，我遇到了參加“追蹤巨龍” Tracing the Dragon 項目的 Barry。當時他正為失去他的朋友林賽·史密斯而感到難過。林賽像 Barry 一樣致力於研究澳洲華人史。他幾乎剛做完博士論文《潛龍：新南威爾士州東南部 19 世紀中晚期至十九世紀華裔社區的考古學》就死於癌癥。Barry 向我介紹了林賽的研究以及他自己的研究，他對澳洲華人史的熱情感動了我，他的區域和地理方法以及建立澳洲華人史的新方法也正是我們中心所需要的指導原則。我和我的同事諾拉·庫克（Nola Cooke）於 2007 年開始進行電子期刊《南方華裔研究》時，Barry 就開始與我們緊密合作，我們一起於 2008 年出版了有關澳洲華人史的第二期雜誌。直到他於 2018 年 9 月 1 日去世時，他都是我們中心的訪問學者，一起工作的親密可靠的同事。

Barry 從未懂中文，但他是收集了最多新南威爾士州華人家庭保存的大部分信件，照片，文件和手工藝品的人。華人信任他，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人，有著開放和同情的心。他們為他翻箱倒櫃，將家裏的車庫、檔案和影集都向他開放，並給他講述那些他們以為沒人在意的故事。Barry 特別熱衷於尋找在白澳政策嚴峻的時期將善良的“白”澳洲人和華人聯繫起來的故事。人與人之間的“牢固和真誠的關係”總是吸引著他。以下是 Barry 挖掘出來的故事之一：

他在澳洲 Wagga Wagga 的名字叫作 Charlie Wong Hing，但我們並不知道這是否就是他的真名。據說他是在 19 世紀末在雪梨跳船走到 Riverina 地區，用一個死去的華人的身份留在澳洲的。他在某一段時間裡回過中國，我們不知道那是哪一年。只知道他娶了妻，但兒子還沒有生下來就又回到澳洲謀生，所以 Charlie 從來沒有見過兒子的面。Charlie 在 Wagga 種菜為生。他經常在 Fitzmaurice 這條街上來回走，拉著他的馬車送菜。他的顧客中有一個人是開一家收音機小店的艾力克（Eric Roberts）。三十年代大蕭條時艾力克沒有生計，Charlie 經常給他家送菜而不要錢。大蕭條後有一天，Charlie 告訴艾力克說他不能再給他送菜了，因為他的馬死了。艾力克

二話不說就買了一匹馬給 Charlie。這兩個人 從此成為生死之交。Charlie 是艾力克的家庭成員，家裡人說，“Charlie 要什麼就有什麼”。¹

Barry 總是渴望挖掘出那些埋在聯邦前時期歷史中真實而慷慨的澳大利亞人的故事。當討論澳洲 1880 年代後期對新州和維多利亞州之間的華人旅行的限制時，他譴責澳洲那種“對中國復興的深切恐懼和種族仇外心理”，並引用《悉尼先驅晨報》的編輯的話說：“這種基於皮膚顏色而對人進行的迫害是極端的懦夫行為”。Barry 查閱了新南威爾士州的許多地區小報，毫無疑問令他高興的是他發現，“到 1890 年代中期，Riverina 的大部分報紙對華人旅行的限制的荒謬性已經變得不耐煩了”。² 這些意見在諸如 Corowa Free Press, Albury Banner, Riverine Grazier 和 Narrandera Ensign 之類的當地報紙上都有表達。Barry 不知在圖書館裏花了多少小時，挖掘並挽回了這些寶貴的在種族歧視浪潮中理性的聲音，表現了在患難之中人性的可貴。如果他不在圖書館，那他就是在野外調查。他似乎總是在開車，去新南威爾士州的某個地方，開著他的老爺車，吃最簡單的飯菜。而當他回來時，他總是興奮地有新發現要給我們看。他的研究這樣豐富深入，因此毫不奇怪，他的作品總是對澳大利亞種族關係的細致研究而非泛泛而談。民族主義對 Barry 來說是一個外星人的概念。他永遠居於國家邊界兩側那些出於不同目的而煽動種族恐懼和仇恨的個人和黨派之上。

Barry 是理想主義者。他身上帶著典型的八十年代的氣息，當時澳大利亞將自己重新定義為一個開放，自信和自由的時代，多元文化主義開始風起雲湧，並開始受到許多人的歡迎。Barry 對不同種族背景的人和他們的文化幾乎充滿了天真的熱情。他從不懷疑他們的真誠，始終尊重他們，並認為他們與他是平等的。那就是八十年代澳大利亞的精神。

再見，Barry，親愛的同事和朋友：你從沒有說過你所研究的人們的語言，但是你說的語言所有人都懂，那就是人道主義 - 世界上最高貴的語言。



¹ See Li Tana and Barry McGowan, “Charlie Wong Hing and the Son He Never Met”,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6 (2013): 166–171.

² Barry McGowan, “Transnational Lives: Colonial Immigration Restrictions and the White Australia Policy in the Riverina District of New South Wales, 1860–1960”,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6 (2013): 50, 53.